弘明集卷第五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何鎮南難并荅
遠法師荅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无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揔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万物有數而天地无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万物万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万地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无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无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无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泯

復不成不知還哉遡乎其道冥矣天
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衆區已別
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
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
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
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
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乱其往
弥遠故其復弥近又神質冥期符契
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
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
聚未之思也豈遠乎哉凡今生之
為即昔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无
所厝其意與己冥各不自覺孰云覺
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
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
亦去死生為寤寐識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
既佳又指味辞致亦使是好論也然
吾意猶有同異以令万物化為異形
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
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
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遂然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
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
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
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荅孫

獲書文略旨辞理亦兼情雖欣清酬
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
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
頽者亦不失其舊體執主陶是載混
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乱也如此
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无窮而長更
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
能知更盖積悲妄言諮求所通豈云
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夭所以然
其可言乎　一世既以同孔為極矣仁
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
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
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
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
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
悟遂有功於滞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麁妙
分源則有无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
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
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接是以支
體偏病耳目乎鈌无奪其為生一形
之内其猶如兹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
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
静相資而精麁異源豈非各有其本
相因為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
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
知爪髮則知之所絶其何故哉豈非
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
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
用猶以本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
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户牖俱盡
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
矣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
形之内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麁
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為有則
生為本既執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
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
冥盡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識
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寄安

得不滅乎
荅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
有若斯之難乎夫万化皆有也榮枯
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
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弥貫群生贍
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
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
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
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
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
儀之母兩儀為万物之本彼太極者
渾元之氣而已猶能捴此化根不變
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
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
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
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
无神矣草木之无神無識故也此形
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
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
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
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

弘明集卷第五　堇丘張墳

本而揮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
无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
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
火則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
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
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
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无形則
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
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
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
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
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
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
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荅曰子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
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
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
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
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
則道行如四時之於万物豈有心於
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

子既辟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
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合用
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
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
宅彼形形神去来由於罪福請問此
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
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
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
於此而躓矣

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
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為生
生生之内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
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
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
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
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
雖日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
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
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
周迴萬劫無等賢愚靡始而功顯中
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末熟有
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
嘉通則請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
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
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
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
賢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
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
始也則不能為終唯无始也然後終
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
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
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為悟而自末
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
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
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
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无聞周孔
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
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禀靈乘和體極
淳粹堯生丹朱頑凶无章不識仁義
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
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臣謹以為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設薪火之
辯後之言者乃闇與之會故有取焉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
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惔養

弘明集卷第五　萬人張境

性致詩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
却老乎今彥之日華同形名而質性
才幹乃各異度有强弱堅毳之姿焉
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辟猶衣履器
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傍有麻
燭而灺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
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
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无火
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
灺灺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
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内外周遍則
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
邪傷病而不遇共養良醫者或强死
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
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
嘗夜坐飲内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
自整覗見其皮有剥釳乃扶持轉
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剥
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
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
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
皆堅强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
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

隳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
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
筋骨血氣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
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
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
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无死何若
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
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
通以趍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
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
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
之肌膚時剥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
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
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
補兒盖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
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
體當從内稍出合於外若由外湊達
於内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
爇赤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
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
或為灰或為烬耳曷為不可以喻哉
余後與伯師夜爇脂火坐語鐙中脂
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

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終夭又為言前燋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彼自蹷纘余應曰人既禀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蹷毫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充强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絶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焚傍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𤔡令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惑而冀獲益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虫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氷疑諸沙

門抗禮万乘所明理何驃騎有荅二家

論名存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

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

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

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

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

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

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

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

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

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

名賢荅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

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

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

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

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

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

待晨露蓋是申其同極亦庶後之君

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應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
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
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
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
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
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
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
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
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
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
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
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
固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
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
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明
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
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
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
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
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恵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
或耻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
禄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万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
衆論者則義无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
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万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
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无靈則無
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
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
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絶生不絶
則其化弥廣而形弥積情弥滯而累
弥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
稱涅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
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
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
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
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訖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
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
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
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
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
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
名豈虛搆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
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
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
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
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
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
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
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
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
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
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无理可盡以
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
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
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為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
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
揄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
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
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
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
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
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
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
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
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
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
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乱此三者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
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
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
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来之與尭孔
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
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
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
乖者諸佛如来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七張 賛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
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
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
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
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
所謂合而後乘者也或有始創大業
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
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
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
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乘而後合
者也若令乘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
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合而後乘則
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
是故自乘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
同自合而求其乘則悟體極之多方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眾塗而駭
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
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
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
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
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
之至以推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
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
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
同无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旣
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旣聚而為始
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
化原無異統精麁一氣始終同宅宅
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
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
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
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
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
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
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
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
散聚散氣變之揔名万化之生滅故
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
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
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
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
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乱其為證也亦已深矣特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圖應无主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

傍宗而有閒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无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没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搆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来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

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
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
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
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
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
大歸可見殆无所間一日試重研究
盡所未盡亦少許處可意以為沙門
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
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
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
无現法之効来報玄而未應乃令王
公獻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
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餐之
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
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糇糧錫以
輦輿不吝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
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
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
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
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
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

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指之心
況吝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
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鶴蚊之
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
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
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衿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
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
懷輟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
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
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
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
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
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
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
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
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
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
謂去飾之甚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
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
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

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
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
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有若動
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
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
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
二者之来各乗其夲滯根不拔則事
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
未移應徵難辯袒服既彰則形隨事
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
而邪正兩行非其夲也是故世尊以
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
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
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
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
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
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夲達變
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
則情礼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
覺形之自恭斯乃如来勸誘之外因
斂麤之妙跡而衆談未諭或欲革之
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摽未文於玄
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
俱盡殆无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
未同何者儀形之設盖在時而用是
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
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
不同必无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
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
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
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
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
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
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
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遠法師荅

敬尋問旨盖是聞其遠塗照所未盡
令精麁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
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
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
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
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
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
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

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杀網罟之設
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迊
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
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間於優劣而非
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
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之所通
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
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
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啟故物莫之
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
疑未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
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
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
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
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
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
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
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
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
而屈申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
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
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
謂之謙居眾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

忠山

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乘万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日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答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荅曰意謂此二條是来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玆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音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乘去来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无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无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无害於神固亦無生可煞此則文殊案劔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儛以盡神運干鉞而

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
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
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
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
生豈不由其道哉无明為惑網之淵
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
用吉凶悔恡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
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
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
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
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
不絶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
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
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
斯罰此乃必然之數无所容疑矣何
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地之雖微
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
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来
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
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
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
復何功哉請尋来問之要而驗之於
實難言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

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去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无情無痛痒之知神既无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則是伐井翦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禀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逬相乘共生讎隙禍心未冥則搆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可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荅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因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銓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絶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中山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步大方以先為著龜博綜内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絶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絶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来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
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
大業中傾天殃頻集或有捿遅衡門
无悶於世以安步為與優遊卒歲而
時来无妄運非所遇道世交淪干其
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
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冲
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
立德之行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
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
逆順雖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勢
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
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
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
謂積善之无慶積惡之无殃感神明
而悲所遇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
教之盡无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
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
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典以一生
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
自畢於視聽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
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
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

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覺
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荅
仲由顔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
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豫入諦之明
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爲華連或釋
而未離于渕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
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
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疋宿殃雖積
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
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絶九流
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
盡化鏡萬像於无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五　第卅張　[illegible]